

东坡诗集

一函
十册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生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非性使然耶。予自齠齒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爲人。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縣座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虜。豈非天哉。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閒。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

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芟複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撫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諸譌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注。矜博雅者。搜畢方誕鼠之名。二者異趣。而子於蘇詩注則非是之謂。蓋以旣慕其人。則嗜

其言既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繆將使世
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
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
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
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
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虜跡公
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
論新法選羣姦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
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
爲糟醕也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詩集卷之四十五

古今詩人之總萃。唐則子美。宋則子瞻。顧兩家箋註之難。前輩屢言之。先大人常取杜詩千家註。疏淪剔抉。殫二十年之力。屢易稿而後成。宋中丞漫堂先生爲序以行世。若東坡詩註。惟永嘉王氏之書盛行。而踳駁迭見。識者譏焉。余少時讀渭南集。知有吳興施司諫所註蘇詩。每購之而不可得。意當世已無其書。獨時取敖翁序讀之。因以窺見作者用意之深。與後人發明之不易。而司諫之書愈往來余心矣。漫堂獲宋槧本於吳中舊家。其間闕軼凡十二卷。乃屬門人子弟訂補之。盡挾永嘉之瑕類。而亦間採其菁英。以助施氏之闕遺。余讀之心

開目張爲之狂喜。蓋施氏體宗編年。一洗永嘉分類之陋。而援引必著書名。詮誥不乖本事。又於註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其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漫堂宏材博識。儒雅風流。翹然爲今代之子瞻。畫戟凝香。賞奇汲古。獨與睂山曠世相感。宜其睠睠於書。而余亦得見所未見。以償夙昔之願。不誠厚幸哉。後之學者。因註而得其詩。因詩而得其人。毋沾沾焉考爾雅之魚蟲。拾離騷之香草。爲誇多鬪靡之具也。夫少陵自許稷契。志不忘君。東坡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其人

皆百世之師。光燄萬丈。不可磨滅。所謂詩外尚有事在者。資其言語文章。以爲高山景行。知註之不可遺。兼知註之不可泥。則兩得之矣。斯固曩者先大夫讀杜之微意。而亦今日漫堂先生表章蘇氏之盛心歟。余承命。獲與校讐。竊幸挂名其間。爲序其大槩如此。若夫補亡訂誤。援據精核。則毘陵邵子湘之力爲多云。康熙庚辰上巳日。滏陽張榕端序。

題舊本施註蘇詩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版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絕少。商丘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闕。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注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各元之。字德初。其註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它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亡疑。商丘公幸是書之存。而惜

其殘闕也。進門下士邵長蘅屬以訂補。爲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爲四十二卷者。犁然復完。可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梁。搢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貉吻中挾而出之。而厪厪不泯。蓋其傳之之難如是。而註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與。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儻歸烏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

近而貴於遠。或晦於昔而大顯於今。雖經蟲齧蠹蝕之
餘。而若有物焉。馮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廢。其微
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
詩竝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矣。康熙己卯孟陬六
日毗陵邵長蘅題。

註蘇姓氏

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旣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

見文獻通考

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

陸放翁序

見吳興掌故按二書則施氏當別有年譜今所傳年譜乃五羊王宗稷編紀年錄乃僊谿傳藻編施氏譜無考

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書
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脩堤民甚苦之宿爲石
隄建莊田二千畝以備脩堤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
同稱

見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姓統譜亦云按蘇詩第二十卷別子由三首註
題下有云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

帖於洛陽乃知武子又嘗守都梁
而傳未之及云都梁山在今盱眙

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祖沂知龔州父彥成兩浙運使禧
不求祿仕居光福山閉戶誦讀著述甚富紹興間有
司以遺逸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邳村表曰漫莊
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

見府志
隱逸傳

放翁陸氏

游

序略曰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

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
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
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闕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
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
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
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
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
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
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不敢承命也昔祖

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
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
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
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
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
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
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
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
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
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